

山家清事  
宣政雜錄  
碧湖雜記

清尊錄  
續墨客揮犀  
大唐傳載



大  
唐  
傳  
載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 四庫全書提要

大唐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嶺嶠。暇日瀧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中。咸通。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時也。所錄唐公卿事蹟。言論頗詳。多爲史所採用。卽反於談諧談諺及朝野瑣事。亦往往與他說部相出入。惟稱貞元中鄭國。韓國。二公主加諡。爲公主追諡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陽昭公主有諡。已在前。又蕭穎士逢一老人。謂其似鄱陽王。據集異記。乃發冢巨盜。而此紀之以爲異人。如此之類。與諸書頗不合。蓋當時流傳互異。作者各承所聞而錄之。故不免牴牾也。

## 大唐傳載跋

唐志雜史類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檢太平廣記引傳載文。悉見今大唐傳載。則唐志著錄者卽此也。唐語林近事會元亦頗引用。字句間有異同。惟廣記二百一引陸鴻漸事。二百七十八引豆盧署事。並多至百二三十字。疑原書已佚。此係後人刪節之本。然如顏魯公條。五原有冤獄下。廣記百七十二引。有久不決。眞卿力辨之。天久及十一字。而唐語林亦脫去。則知此本單行已久矣。今無別本可校。止據諸書所引。譌者正之。闕者補之。兩通者因之。以存唐人小說之一云爾。熙祚。

## 大唐傳載

失名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斯聖人疾夫飽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也。夫藝者。不獨總多能。第以其無用於代。而窮愁時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極嶺嶠。暇日。龍舟。傳其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或有可觀覽之而喁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有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鸞及借人爲不孝。陽道州城之爲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蘇州開元寺東。有陸氏世居。門臨河。有巨石塊立焉。乃吳陸績爲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貨。舟輕。用此石重之。人號鬱林石。陸氏自績及裔。孫國朝太子少保。堯公。猶保其居。今子孫漸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費縣西漏澤者。漫十數里。每時雨降。卽泛溢自滿。蒲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前後一夕。卽一空如埽焉。信殊異也。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命徹而焚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議

者稱正焉。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十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黃金還。緘封如故。趙郡三相。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時爲相。皆第三。卽司徒吉甫。司空絳。華州刺史潞。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汧公勉少年貧苦。與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付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畢。密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果然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之焉。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後竟如其言。

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千萬。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錦繡襖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興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詔中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馬有麟爲左神策大將軍。神策監軍將軍之

始也。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寶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其日，又以張尙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以諸司胥吏爲弊頗多，播議用士人掌之。

宏農楊氏居東都者，承四太尉之後，世傳黃雀所銜玉環。至天寶爲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張守珪，陝州平陸人，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杭申桑梓之禮，見陝尉李冕桎梏，令衆冤呼。張公曰：困危之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兗州判官冕，後至宰相。

貞元中，張茂宗尙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爲莊穆。韋有所尙，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諡爲貞穆。所司擇日册命，國朝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此始也。

徐尙書晦，沈吏部傳師，徐公嗜酒。沈公善滄，楊東川嗣復嘗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酈都獄有牛頭在旁，其人了無畏懼，仍以手撫其頭云：只者頭子大堪燒食。牛頭人笑而放回。○在旁其頭牛頭人，廣記二百五十並作阿旁。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語平生各愛尙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怕妄與佞。工部員外汝南周願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馬，有人言於執政，大馬甚多，貨不得，舉人不得騎，當盡爲河北節制所得耳。陸鴻漸嗜茶，撰茶經三卷，行於代，常見鬻茶邸，燒瓦爲其形貌，置於竈釜上，左右爲茶神，有交易則茶

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將賜旌節專征行軍有大總管之號也。

高祖之制鎮君有大都督之號。

玄宗之初爲節度大使節度之號。

凡皇太子親王統軍中有元帥府之制。

宰相遙領節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開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察並以宗子爲之。

唐制男子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役四曰徭凡丁歲輸粟二石凡調隨鄉土所產絹綾緹各二丈布加

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歲二旬閏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爲宣諭使許人納錢授官及明經出身。

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鑄錢使第五琦奏請鑄乾元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五十寶應元年以盜鑄日甚物價

騰貴咸稱非便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載爲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戶定數徵錢謂之白著權祐。



至德元年勅天下州縣量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厯中初稅每畝十文三年加五文勅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

盧中丞邁有寶琴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古磬響泉和志之號。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蕃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公云二嚴不如蕃○廣記百七十四作二年不知蕃

豆盧署少年旅於衢州夢老人云君後二十年爲牧茲郡已果爲衢州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鄭滁州所於曲江見令使醉池岸云更一轉卽入流矣。

白賓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無槐自忠之北更無荔枝。

賈至常侍平生毀佛嘗假寐廳事忽見一牛首人長不滿尺攜小鍋而燃薪於牀前公驚起而訊之對曰所謂饑渴者罪其毀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牀下其湯沸忽染於足湧然而上未幾烘爛而卒烏江有項羽繫烏騅樹歷千餘年尙鬱茂建中年中縣令張勤厭賓客觀遊令伐却至今茲地獨不生草李鎮惡卽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郵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

劉巨麟開元中爲廣州刺史弟仲邱爲麗政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爲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驥。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其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駛於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瑄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

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也。貞元中。李賓客洞爲縣令。乃剡巖谷。開徑隧。人方聞而異焉。太和初。博陵崔蒙爲主簿。標堦於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顏太師魯公刻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也。

曲阜縣先聖廟前。有數株古柏。亦傳千餘歲。其大十圍。潘華爲兗州軍。食貧窮。無以結四方之信。華遂命伐之。裁爲簡冊。刻爲器皿。以行餉云。

張文貞公第某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候公朝下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搢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詣闕引見。上勞之。老人無拜禮。伯隴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在苜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牙笏。及優卹有加。伯隴自言。隋仁壽年生。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李右丞鳳年二十九爲尙書右丞。至五十九又爲尙書右丞。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紆、杜元穎同時爲拾遺令，使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

蕭功曹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皓白，狀骨甚奇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因問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蕭因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洛陽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晉石崇依金谷爲園苑，高臺飛閣，餘址隱隱，獨有一皂莢樹甚大，至今鬱茂。鄭公審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立辰墩，自公始也。

潤州金壇縣大歷中北人爲主簿，以竹筒養蝸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柳樹，後遂孳育至百餘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斂人，南民不識，呼爲主簿蟲。

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尙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於尙書省，有落去者，語云：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聲，長安竹帛皆枯死。

開元中吏部侍郎被寧王憲囑親故十人官，遂詣王請見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聽公吏部歸，九人皆超資好官，獨某者當時出云：據其書判自合得官，緣囑寧王且放冬集。崑山縣遺尺澤，本大歷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常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於外面朝焉。永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園丘，至時不到云：太常大寺實曰伽藍園，邱小僧不合無禮。

沙堤起天寶三年。因蕭京兆。具奉請於要路築甬道。以通車騎。而覆沙其上。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番所沒。其破兆矣。

高平徐宏毅爲彈侍御史。劾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弘毅報之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者。以惡其無禮於其君。

裴僕射遵慶。二十八人仕。裏折上市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裏者猶幼小時樣。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太保皋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爲是曲也。其嘗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爲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爲魏之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之地。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也。止息者。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隳殺。操聲而憫痛。永嘉之亂。其應乎此。叔夜撰此。將貽後代知音。且避晉禍。託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也歟。

韓太保皋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貴近於高危。福之自至。猶倣勤。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謂桑道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望乎。後

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兆時道茂在俘囚中當斷之際告西平曰公忘少殺人之言乎西平釋之○未四字摺廣記二

百二十  
三補

韓太保泉之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於紫宸對百僚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議及大政多匡益之親友咸謂公曰自乾元以來羣臣啟事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得無不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令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得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爲望哉

張祕書薦自筮仕至祕書監常帶使職三人薦竟歿於赤嶺外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開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見一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僕視乃崖州圖也竟以貶終

王河南維或有人報云公除右轄王曰吾居此官虛被人呼爲不解作詩王右丞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惟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佳可愛公輒喜舉而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韋中書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滂崔沖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滂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相君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後來沖大呼李

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矣顛蹶墜下山址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蘇給事偕建中末爲太常博士遇朱泚亂將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燭前導危險畢見既過燭然後滅豈忠憤所感耶

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詩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有開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杖羯鼓後捲流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捲人鼓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閉之積年矣

涇州將郝玘自貞元末及元和中數於涇州擒殺西人及築臨涇城西戎畏之贊普鑄一金郝玘號曰有能得玘者賜金玘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婦女輜重以實壕塹謂之濕稍

寶參之作相也用從父弟申爲耳目每除吏先言於申申告人故謂寶給事爲喜鵲

同州唐女寺有盜帥董太宮之漆身後有盜者皆來拜祝有至鳴祝者今漆足背口牙

襄州漢皋廟本爲解珮於漢皋之義今爲漢高祖誤也

陝州平陸縣主簿廳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壽九年十二月題玄齡如晦題處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楊京兆憑兄弟三人皆能文學其攻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鄆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使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鳳翔七節度一門登壇授鉞無比焉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髮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門從未染袍赤因爲之奏章服焉○首十一字原與前辛邱杜隸首二十四字

服焉○首十一字原與前辛邱杜隸首二十四字據唐語林廣記百七十四校正

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廟

茅山下泊宮茅君鍊丹井香潔不受觸曾有修宮工人獲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寶歷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郡中人爭施金貨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贄皇德裕在浙西也命於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於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巡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換骨匣每年若大風雨望峭壁即有新者

澤州長平卽白起坑趙卒故地開元中詔爲省窰谷至今天氣長陰有泉色赤於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前朝教樂舞之地。今尙有數百家盡習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終南山有湫池。本咸陽大洲。一夜忽飛去。所歷皆暴雨。與魚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勝計。遂落終南山中峯。水浮數尺。縱廣一里餘。色如黛黑。雲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禱無不應焉。山僧採樵時見羣龍澗潛其中。

昭應慶山。長安中從河朔飛來。夜過。聞雷聲如疾風。廣記三百九十七作。聲如雷疾若奔馬。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一村百餘家。因山爲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

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張憬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糲求見。非徒行也。意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舍木石不盡勤勤之意。何耶。且窮通貴賤。自屬蒼蒼。何與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位極人臣。解縣鹽池。當安史時。水忽淡。饜輿反正。復如故。

上都崇聖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漢中王瑀爲太常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某日臥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琶。自上而



下謂之巷。

裴延齡嘗怒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髭鬚白。猶向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與一僧知聞。其僧每年以香鍊頂供養佛。至八十餘終。後歲餘。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絕殊。而頂甚香。十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食魚肉。數歲出家。爲南岳高行律師焉。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名皆第十四。每詣通家。稱王十四郎。或問曰。藻也。素也。

常相袋爲禮部判雜文榜後云。旭日登場。思非不銳。通宵絕筆。恨卽有餘。所以雜文入選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

左右常侍與給諫同廚。人進鮮菌於給諫。問云。莫有毒否。廚人答曰。常侍已嘗了。

乾元中。太子左贊善大夫呂旬母張氏。年八十八。以旬久不歸。愈思念之。忽覺左乳長汁流出。顧謂孫鄔。汝父卽來也。不十日。旬遂至。

至德初。當安史亂。河東大饑。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穀。及掃卻。又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賴焉。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三字原脫。據唐語林補。崔均之家法。

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蓋地。安邑里西。是玉蓋地。永寧爲王太傅鏐地。安邑爲馬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宮。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蓋破而成也。馬燧爲奉誠園。所謂玉破而不